

海岱南窮襄郢西極洮華北際燕遼瑰蹤瑋
跡章章可考葬之明年春僕以南漕長告老
燕臺無欲子促其徒往返六千里懇徵文石
嗚呼玄鶴不來青山已塵遐想巖扉強勒之
銘銘曰

維道與天初同原方術分裂無乃繁至人躍
然起海門舟陽嫡子重陽孫空山大澤環四
垣隱几坐觀萬馬奔物生不願為犧樽火烈
始見玉性溫西翔東翔動帝閭歲早懷詔濟
瀆源洪流怒濤鯨吐吞靈符一擲懾老坤蜚
廉馮夷掖兩轅焦殺載沃如平反朝那夜哭
戰死魂霓旌豹尾交續緒揚枝麾灑消沉寬
隨機應物忘清潭疾雷破曠電燭昏功成弗
居德愈尊上賓碧落何軒軒道路掩面泣宿
恩洪鐘叩擊皆玄言包括鄭圃羅漆園陸陶
殊派契義敦我舌入筆勢可捫赤書翠琰馨
蘭蓀

甘水仙源錄卷之三

卷三

子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息四

夷門 天樂道人 李道謙 集

真常子李真人碑銘

朝請大夫翰林修撰同知制誥賜紫金袋張邦直撰

學道之難大要有三一曰悟理二曰弘教三

曰付畀得人能備是者其真常真人乎真人
之所學即世之所謂全真者也是道之傳古
所未有倡始於重陽王君門弟子得其傳者
馬丹陽玄寶洎其室孫清淨不二譚長真通
正劉長生通妙丘長春通密王玉陽體玄郝
廣寧大通七人而已厥後學者徧天下無慮
數千萬人而習他教者為衰嗚呼盛哉真人
之時馬已謝世而丘劉王郝尚無恙真人歷
扣四君見者皆以為可教乃抽關啓鑰不少
靳固真人會集微妙淵停海涵無一不具由
是心益明了而其道坐進矣性好山林乘興
即往然未嘗留滯一處始在燕薊間尋之登
之萊之高之河秦既而即大梁之丹陽觀居
焉所至則徒衆奔走往來願受教門下者無
虛日真人一皆接納飲食教誨略無倦容故

人人咸自以為有得而依歸之誠益堅真人
一日遣人詣郡之五姓邀寧海于公伯祥主
中太乙宮且曰于吾友也風神灑落識度夷
曠夜榻懷玉而不願人知蓋吾先師長春子
所密授者他日與吾教者其斯人歟及癸巳
之春大朝遣使徵真人既受命治裝行有日
忽顧謂其衆曰天將興治古之道而吾不及
見吾向所以邀于者正謂今日也遂以後事
付于而問曰日景午未侍者曰午矣乃枕肱
而逝享年八十有三真人德興人諱志源李
其氏真常蓋丘師所賜號云其他神異之事
當世名公鉅人載之詳矣故不復具系之以
銘曰維昔重陽倡此全真孰承孰傳作者七
人迨及真人會同諸師微顯闡幽于南之陸
聲聞于天大朝來徵受命既還忽焉遐登真
人嘗云寧海之于他日與教在斯人歟出言
必剛如響應聲所以前知得於至誠維生有
聞維後有傳槩之古人不幾乎全夷山之陽
汴水之滔刻我銘詩以求厥垂

離峯子于公墓銘

遠山元好問撰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峯之行請予為墓道之碑曰始吾離峯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自力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不少馱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途昏暮即止風雨寒暑不郵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鍊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峯子行丐至許昌寄嶽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藁結而過藁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有示老莊者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于事而合于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易繼困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遊聞師名奔走承事請為門弟子者不勝紀正大中被旨提點亳州太清官賜號紫虛大師離峯子之生

平如此門人輩將以葬師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子在三鄉時蓋嘗見離峯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峯子樂與吾屬遊思欲扣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衛求于文有年矣今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於濟上待之者又數月病予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師者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予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老佛家之間故其寒餓憔悴痛自斃刺若枯寂頭陀然及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顛脫縛律自解心光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備有是理則有是事然亦有無是理而有是事者予撰夷堅續志有平居未嘗知點畫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點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峯子之舊叙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眠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亦按天籟以官商責渾沌之鈔丹青也吾友

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時出高獻臣之門若雷希顏辛敬之劉景玄皆天下之選而伯英與之遊頭角斬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子所敬而孫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峯子何疑哉乃為銘離峯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平過洛陽得其師劉君舊隱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置鄧下俄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峯子其自號云銘曰

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冠離自干豈羅樂有加耶年可退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茹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絕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磈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趨華拱壁以先駟馬不免於盜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關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蛻骨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弘玄真人趙公道行碑

翰林待制知制誥兼修國史李謙撰

弘玄真人仙蛻之七十年至元庚辰春嗣法孫邢默庵道安託終南重陽萬壽宮宗主天樂真人李道謙狀其行實遣弟子至京師以道行碑為請推本源委乃叙而銘之按真人諱悟玄字子深姓趙氏出臨潼之零口民家在孕十有二月生於金天德元年驚姜之夕室有光燁然父母異之早孤事母魏以孝謹稱性冲澹屏棄外慕既冠讀書通大義時全真教始興真人聞而嚮焉會第一代重陽公謝世丹陽馬公扶護而西道出零口真人迎館於家禮敬備至丹陽觀其有受道之器與之語遂相契翌日過丹陽行丐長安市真人出貨泉百緡饋之歸謂母曰人生幾何汨沒一世間徒勞人耳不若鄙遠俗務棲心玄門可以悟理可以明性可以達道母曰果若有志吾與偕往乃舉家入道訪丹陽於終南之劉蔣師事之親炙日久丹陽教以息心養性之術沒有所得長安人趙思虛第宅以請乃築為環堵師弟子入居其中今蓬萊觀是也

宴坐數歲心境澄徹至理貫融得丹陽之學為多其後丹陽東遊有稷山段明源者復究玄旨丹陽喜曰關西已有趙悟玄河東又得段明源吾教得所傳矣是後關中之人攀挹道譽以不得參接為恨邠州淳化李氏築為精舍廷真人以居因剪柏四枝手植於庭且口占數語以道其樹善本之義柏遂生迄今茂盛泰和中樊川維六郎者事真人執禮恭甚其弟某家居城中屢於茶肆見一道者居座傍暇日謁其兄來樊川聞真人為兄所禮敬也同往拜之閱其貌則茶肆常見者因以語兄知真人未嘗出大加敬信遂割別墅朱陽村之柏坡為真人築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又謂弟子然逸期曰京兆延祥觀道祖玄元示跡之地曩者丹陽師已築堂其側他日必為崇福道場汝可居之真人時亦往來其中歲增月葺今為名觀大安壬申春真人拜掃先塋諸弟子皆從中路聞虛空有聲如樂音合奏從者皆聞之真人因作歌詞以志其異僅成半篇命弟子曾現琦識之時弟子李

道實自洛西還道中忽與真人遇且曰汝當速行吾其逝也言終不見至陝復遇真人曰向嘗作歌詞未終篇今足成之汝其無忘道實至淳化真人已返真矣道實為諸弟子言所見舉其詞合現琦所識遂成全篇衆皆駭異真人閱世六十有三年自號了真子明年葬柏坡之全道庵同知平涼府事楊公庭秀實誌其墓國朝掌教宗師清和尹公拜祠下嘆其崖巖峻狹不足以容廣厦命其徒芟夷坡之下而改作焉額曰翠微宮尊之也真常李公奉朝命追贈今號曰弘玄真人真人遠於玄學所謂修丹養性黃庭內外景之說得之於心宣之於口皆成誅歌有曰九九詩無生吟具載仙梯集傳於道流山東諸郡目真人曰小丹陽初真人居灃西嘗晨起呼衆曰三十年後玄教大興當有宗師闡化門人徧天下汝等其勉之及長春丘真人赴太祖聖武皇帝之召竟如其期咸以為至誠前知靜而能應云門弟子甚眾其尤賢而有道者曰清貧子王德遇洗燈子然逸期明微子王志

清嗣清貧者曰呂志真嗣洗燈子者曰張道性明微子慶李志久方主翠微宮事銘曰
 道家者流祖玄元太虛為室靜為門靈襟不
 受塵翳昏橫然洞見天地根厥初濫觴發真
 源季世遂有支流分檜襍科禁何紛紛玄元
 至教幾湮淪全真之興百餘年弱而能強謙
 而尊無為而為妙用全不言而言真理存重
 陽而下數散仙翼贊其道能弘宣就中丹陽
 得真筌誰能繼之曰弘玄妙齡不著愛欲纏
 迷人逕入終南山環堵宴坐百慮捐天光內
 照如澄淵關中道與芬芝蘭捐貲割土爭招
 延築庵要結香火緣嗣法有人今再傳淳化
 之柏高恭天翠微之宮轟雲煙御風乘氣遠
 自然惟餘勝跡光樊川

終南山碧虛真人楊先生墓銘

翰林修撰嘉議大夫同知制誥上輕車都尉彭城

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劉 祖謙撰

明昌初僕時年十四五就學于長安間得道
 羊皮先生已羽化于府署之宣詔廳復有紙
 襖先生居焉數數見之方稚蒙未能知其異

人泰和之末得官有扈或言楊碧虛者傳王
 祖師之道名振關中乃向所謂紙襖先生也
 先生名明真其號碧虛子耀州三原趙曲里
 人家世為農兄弟四人俱入道先生其伯也
 仲曰守珪餘俱早世先生始從馬丹陽學復
 詣山東見丘王諸師由宣詔廳往來南山承
 安泰和間徒眾頗多歸之適陝右二統帥俱
 皇族相繼師禮焉運使嘉議高公忽病心痛
 治莫能效先生為布氣按摩立愈有詩十絕
 為謝先生素不識書口占賡酬略不停思高
 大異之嘗云先生獨傳祖師心要紙襖草履
 土木形骸或歌或舞或頌狂癡曾以養生安
 心術相授其為官貴士流尊禮如此道俗景
 仰隨問隨答頃刻詩頌積疊人人滿意正大
 二年清明日語門人李志常即祖墳預建壽
 塔果以十年六月無疾而逝享年八十集所
 為歌詩餘三百篇目曰長安集先是其仲守
 珪受印可於先生遂居鳳翔一日求木于前
 知府木虎公既瞑目門人欲焉郡人驚異觀
 者萬計二道人因忿爭於前久之不解忽聞

擊木聲舉蓋再起讓曰若輩將賣我作利賂
 耶速蓋棺將無人矣葬後不數日北兵奄至
 城扉果闔於是郡人始悟事見定海節度使
 盧通議墓碑云嘻一門而二達者異哉志常
 以師之擴獨未有銘見請宜銘

世人憧憧名利場體便綺紈味膏粱氣不內
 充性則戕一真忽焉散微茫反以紙襖為猖
 狂誰知懷玉終煌煌倒持陰陽長不亡飛上
 神京朝玉皇守爐鍊丹曾竊嘗其徒今有李
 志常

終南山全陽真人周尊師道行碑

筠溪 天樂道人 李道謙撰

至元甲戌歲秋九月壬午終南山重陽成道
 宮提點吳志恒來對蔣祖庭之筠溪拜稽
 首曰我先師全陽周君道高德著福大緣深
 願得子之文刻石以傳來世余以不敏辭而
 弗許也謹按葺室所收金蓮記及崆峒李公
 君瑞作師墓銘并向者洞真真人于君常談
 師之言行而編次之師姓周氏諱全道世為
 古幽之巨室亂後譜牒遺墜故世系莫得其

詳生於皇統乙丑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幼語默進止若成人狀貌奇古神情雅澹夙喪其父生理蕭索竭力以事母母忽感奇疾百療不愈師割股與藥同進厥疾乃瘳鄉黨以孝聞年及冠里人有以子妻之者師婉其辭而却之及母氏之終天也哀毀過禮幾於滅性嘆曰吾嘗聞道家有言一子進道九祖登仙欲報罔極之恩無踰於此時大定癸巳歲聞丹陽宗師環居終南祖庵弘演真教師徑詣席下求受道要丹陽納之俾與弟子列自薪水春爨皆使親歷師恭服勤勞數年匪懈丹陽察其有受道之志一旦召入環室付之真訣及賜以全陽子號師既得法克己鍊心行其所受如是又數載合堂雲衆莫不服其踐履之實無幾何丹陽謂曰邠近邊鄙教化難通汝當往居以弘吾道師承命而行上庵王峯山下願神養浩積德累功與人子言教之孝與人弟言告之願貪者誨以廉懦者諭以立各因其根性淺深皆蒙啓發至於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而無告者收養於庵中由是間

里士庶日益敬仰邠人為之遷善壬寅丹陽鶴馭東歸師每至清明必躬詣終南祖庭致祭歲以為常貞祐間老人陷邠師亦在虜中雖被俘繫其精進道業略不少渝羗識其為異人遂釋之厥後四方來詣門請益受教者

奚止滿戶外之屨度弟子僅千人俱令各立方所誘掖後進元光末尚書左丞張公信甫出鎮邠郡素忌師名一日詣庵叩其所修師告以道德性命之理公喜其誠出而語人曰周全陽有道者也翌日設齋仍贈以袍履時遣人候問起居師亦嘗往來寓居長安縣之漢高祖廟統軍完顏公待以師禮正大戊子復還邠以十月十有七日命衆作齋召嗣法門人圓明子李志源洎諸上足囑之曰終南山時村活死人墓祖師開化鍊真之地吾欲增葺以彰仙跡奈世態如此不可強為也他日昇平之後汝輩各當勉力以成吾志言訖命侍者焚香令衆誦清靜經師危坐澄聽甫竟三過枕左肱而逝春秋八十有四葬於王峯庵側士人王才卿者與師為莫逆友時仕

慶陽方天兵圍城甚急忽夢師布衣藜杖造門而至曰吾今特來與公相別軒冕儻寄不堪久戀此身一失再得實難珍重而去未幾圓解王乃訪人始知師入夢告別之日乃返真之辰也遽解印綬黜妻子樂道以終其身先承安戊午歲東魯鄆城縣洞虛子張志淵者嘗兩夢神人持白刃叱之曰爾年將盡胡為不叅師學道以脫速死耶既覺心神恍惚因詣郭西郊行以暢其情適見一道者麻衣草屨軀軀魁偉飄然西來就而言曰汝有宿緣故來相接即於道傍樹陰教以烹飪鍊汞密語及解以麻條贈之且曰敬之哉無忘吾訓三十年後當有吾門弟來此與汝相會是時汝得與師真共結大緣矣張問其姓名答曰吾關中周全陽也俄失所在張乃警悟遽易衣入道後於濟州朔白雲觀度門弟數百人悉立庵觀於齊魯之間壬辰六軍下河南李圓明望衆北渡於東河縣築樓真觀居之張聞往見告以向日遇師之故圓明出師畫像示之張焚香致拜曰此正吾曩者所遇師

也即遙相印可以圓明為道兄焉乙未關中甫定圓明追念師之遺命率法屬門眾百餘西歸於南時初重陽成道宮張洞虛屢奉金幣以資其用不十載雄構壯締摩豁可觀辛丑春清和真人會葬祖師畢命門人捧師仙柩葬於劉蔣之仙蛻園壬子掌教真常李君奉朝命追贈全陽廣德弘化真人號師仁慈憫物惠愛困窮處已儉薄而厚於施設每以謙冲自守不恃其成而居物先其書氣順神之妙乃平日素習雖須臾不少替迨乎應緣扶教則任物之自然而門徒輻集權貴欽崇非以計謀而致其事仙官道觀所在俱有成績兀坐終日望之儼然而不見情容及其即之熙然如陽和生物使人虛往而實歸老氏之三寶南華之真人行師兼而有之可謂聖門之達者歟系之以銘曰

九年而妙契真常承命而行演道故鄉邠人先饋奚啻五穀示神變而警張入夢魂而別王駕一氣之鴻濛恣八表以翔翔遊紫府宴華堂朝上帝禮元皇混太虛以莫測齊浩劫以無疆門徒道友思之不忘構祠而設像墓燈而朝香紀遺烈而刻真珉將為萬世而傳其方也

普照真人玄通子范公墓誌銘

上 黨 宋 子貞 撰

公諱國曦姓范氏號玄通子寧海人性有夙慧能記始生時事少長見屠豕遠不茹葷居母喪露處墓側父喪具凶服日一往雖大風雨不避幼業儒喜涉獵書傳務通大義而已年十九從郝太古學為全真太古深器之潛授秘訣且屬以觀事常任多羨餘幾十萬緡聽其出入不問太古尋順世餘衆利其財謀欲害公公聞而笑曰吾為衆守耳何至如是即并管鑰以付拂袖如膠西屏絕世慮自閉環室中究其所謂精氣神之學繼徙密州州人大加敬信貞祐初紅冠起東海富人多以

財寶寓公城破寇入公度不可保乃盡出所有以啖渠師老幼獲免者甚衆寇退遺民奉公為主復為城守先是有詔能完復一州一縣者名就拜其州縣長官已而命下公力辭之曰道人得此安用改賜普照大師本州道正受之山東益亂由東平入覃懷登太行下遼山以達邢臺時邢臺已歸命遂屬國朝尋遷趙州築環堵不出居一歲聞丘長春奉詔南下詣謁於燕山大篆即可俾充河間真定等路道門提點武仙之變挈徒走泰山丙戌東平大行臺嚴公迎修上清萬壽宮署道教都提點時遣人候起居或就諮訪禮意動縉莫與為比公亦論列利害不屈左右行臺之政多所裨益積十有二年官事稍就緒乃東遊海上謁太古祠及一觀先壠徑詣真定築太古觀又修趙州之天寧觀時時往來其間戊申朝命加賜玄通廣濟普照真人牢讓不受是歲遊關中祀重陽祖師於終南秦隴帥太傅濮國公素賽傲未嘗下士見公不覺膝屈三返致跪請提點董陽萬壽宮公辭以年

老不任應接帥檄關吏不令出公不得已為之住持纔半載假以行緣諸方復還真定未幾會葬源明真人李志源於有莘歸次大名一日晨起盥漱畢忽謂衆曰吾今日以往更不度人日始中奄然長逝平昔嘗語人曰從上諸師多淹疾累久不得速去甚不快人意或曰師能之手公曰今汝看至是果然歲在己酉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七十二門人王裕中等輩其柩歸東平卜以明年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上清萬壽宮之脩然堂以子貞嘗辱知於公懇求乞銘公為人開朗尚義汲汲於濟物而疾惡之心太重若將有志於世者閒暇談笑疊疊可愛一有不合則面折力爭雖毫髮不貸要之胸中無滯礙故言雖切直人不以為訐與人交必盡誠振之急難輕財如糞土樂從士大夫遊汴梁既下衣冠北渡者多往依焉尤邃於玄學神怪幻惑之術略不掛口其嘗受戒錄稱為門弟子者不可勝計四方請益之士多乞為歌詩及其手字公布紙落筆動數百幅殊不致思而文彩可觀

得片言隻字皆藏之十襲以為秘寶所至之地則候騎絡繹幢蓋塞路馬首不得前自郡守縣令而下莫不奔走致敬北面師事其為時所重如此銘曰

三山無跡雲海昏海上渺渺餘仙源篤生異人弘妙門太古嫡嗣重陽孫清談揮塵玉屑噴戲墨落紙銀濤翻窮殫聖典角與根餘子不得窺其藩姝姝曖曖蓬艾繁竊取溫飽幾穴垣鵬化寧知北海鯨鱗斥八極恒孤鶩逸身閑居道愈尊所在請益如蜂屯百歲狀代歸朝元羽輪甞車閣復崑崙昭中有不亡存惠子已矣誰與論為公作詩銘九原亦以發予之狂言

棲雲真人王專師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旨實善大夫知制誥兼樞密直學士王專撰

今上皇帝即位之二年稽古建官百度具舉內嚴省署外列監司班慶賞以酬勳庸錫嘉名以尊有德越八月之望中書丞相奏全真老宗師王棲雲操行純正海內欽崇宜降璽書以彰寵數制可特賜號惠慈利物至德真

人命下之日四方萬里聞之莫不感悅知其錫予允當師真得人也師法諱志謹占籍東明之溫里家世業農富而好禮師生體異夙有道緣甫冠將娶不告而出徑趨山東路闢太古廣寧真人演教寧海執弟子禮久之緣熟漸次親炙口傳心受凡得一語銘諸肺腑自是日益修進大蒙印可遠廣寧仙蛻隻影西來壞衲破瓢首蓬面垢行不知所之止不知所為人役之笑而往人辱之拜而受韜光晦跡未有識其為道者尋值兵饑盜賊蜂起民皆潛匿師遭執縛將殺而烹之神色不變言辭慷慨略無懼容群盜知其異人而釋之亂甫定從長春真人北遊燕薊徜徉乎盤山西澗之石龕草衣木食若將終身焉諸方學者日來質疑由是道價愈增今聞遐播然猶執謙樂居人後長春仙去方出經行不喜置鉢囊拄杖盛暑不笠不扇嚴冬不裘不帽浴身之外無長物人有以財物獻者雖勉受之過目不問後遊諸方到即緣契與建琳宇在處有之所至泰然不以舊新介意住雖久去

不回顧慙慙朝夕亦猶久寓之安車轍所經
願為門弟子者動以千數達官著姓白叟黃
童山林縑素之流閨闈笄總之子莫不羅拜
于前其為世景仰如此凡丫童之拜師即答
之或問之則曰凡隸玄門皆太上之徒吾之
昆季也天下之患莫大乎傲慢輕易道性人
人具足奚分長幼乎聞者嘆服平居澹泊不
事華飾惟祭饗高真色色莊嚴未嘗以為過
雖金冠玉珮鶴髦鳳履服之不辭也設醮之
際屢致休禱或鸞鶴翔空或風雨應期隱而
不言不可殫紀歲戊子經鎮市帥曹德祿邀
師作黃籙大齋遠近會者不下數千其井僅
供二三十人德祿憂之請于師師命具茶果
躬祭井上以淨席覆之歷一晝夜而後啓其
泉洶湧用之不竭醮已復初四方傳誦師不
以為異或詢其故師曰無他彼以誠告我以
誠應誠意交孚天地可通況其餘乎聞者愈
服其感應不可備錄初重陽真人西歸挈丹
陽華四子傳道于汴之逆旅主人王氏不禮
反謗毀之重陽曰吾居之地他日當令子孫

卜築於此主人以為狂未幾重陽登仙後六
十有四年汴降師挈其徒跡其地不十數年
殿宇壯麗氣壓諸方識者知重陽之言始驗
師亦不以為功曰諸人之力也凡所興工皆
聽自願不强率不責辦故人樂為之用中統
癸亥夏六月己酉朔晏坐方壺不語不食門
弟子怪問其故但閉目凝神指虛空而已及
沐浴安寢靜聽不聞呻吟之聲熟視不覩屈
伸之跡門衆環侍不敢少離叱之曰汝等各
幹自己正事去越十有七日乙丑盤桓枕肱
晏然而逝春秋八十有六傾城號泣三日遠
近計聞皆為位以哭事之如生其至誠感人
又如此師雖不看書所行皆合理事所言唯
真實語動與二篇四輔相契有一毫利人利
物即目為之向在特室環堵中如對千百人
無傲作無縱恣無褻慢日日如是歲歲如是
所謂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惟師有焉師
慈以利物儉以律身謙以自牧老氏之三寶
師能保之以上格天心下孚人望疑然為
一代宗師學者瞠乎其後而有不可及焉歲

闕逢出牧正月臚師之門人論志元魏志言
持師行狀洎提點張志格李志居書不遠數
千里乞銘於子于於師鄉里也同宗也昔子
侍罪翰林稔師之名限以南北未之獲見北
渡後始識于燕子不知宗屬近遠以年長一
紀拜之師亦答拜比年數數會晤時時見臨
情話終日子乘間問之曰師年八十宜深居
簡出坐以傳教使問道之人香火來不亦重
乎願區區普受人請車無停轍人無寧跡毋
乃涉於輕易耶師應之曰渠書生也凡在交
際宜有分別我全真者流不敢失前輩遺蹟
富貴者召之亦往貧賤者召之亦往一日十
請亦往十里來請亦往急於利人所以不敢
少安以自便耳又問師所至日書法名不知
其數不詢其人不考其素其中豈無惡少博
徒無乃為累乎師曰全真化導正在此耳使
朝為盜跖暮為伯夷則又何求雖千百一人
亦化導之力也予聞之喜甚知師之心天地
之心父母之心也後之學者欲吾師之真師
之全一編語錄求之有餘師于衰朽之人忝

居翰職應制之外不宜為人作文字惟師以
同里同宗之分而掌教誠明真人亦為言之
義不容辭乃為書其大槩拜手稽首而為之
銘銘曰

玄元至德濟乎無為之分別橫流四馳天
授全真障而東之作者七人為百世師粵有
廣寧號稱鐵面棲雲入侍久經鍛鍊隻影西
歸一無健羨白刃交前神色不變北遊燕薊
養浩盤山學者方來日叩玄關爾言雖答予
心自開長春仙寂遊戲人間睽惟汴梁重陽
蛻息大建朝元暈飛雜翼不自為功歸之衆
力名飛九重璽書褒德八十有六聊以應緣
器承道廢在處百千一聞計音泣涕連連付
昇知常教得所傳惟師之行光乎道紀惟師
之名達乎萬里堂堂一碑未盡其美我銘以
辭無愧焉耳

應緣扶教崇道張尊師道行碑

承事郎太常博士應春翰林文字孟 拱撰

廣哉道之為用巨無不包細無不入後玄元
之跡千八百年黃其冠鶴其髦以五千言為

宗者不可勝紀而全真之教獨能大振玄風
會衆流而為一夷考其行宜無所本而然哉
當乾坤板蕩之際長春老仙微自海濱首以
好生惡殺為請一言之功既足以感九重而
風四海又侍從之士十有八人皆英偉宏達
道行純備或心膂之或羽翼之欲玄風之不
振衆流之不一不可得矣故應緣扶教崇道
大宗師十八人之一也宗師姓張氏諱志素
號谷神子睢陽人震肅之際母夢衣冠丈人
以芝見授明日誕師及長風儀秀整遇異人
飲之以酒襟靈頓悟有瀟灑出塵之想遂拉
同志謁長春真人於東萊長春嚙齒大罵漫
不加省二三子大懼皆逡巡遁去師留請益
恭長春噫然笑曰孺子可教遂以備庖爨之
列始於侍海嶠之遊赴龍庭之召迄於環西
域之轍稅燕城之駕艱關數萬里首尾四十
年周旋供養未嘗失長春旨意暫違几杖輒
有如失一手之喻長春羽化清和真常二真
人嗣教師一居提點之位一錄中都路道教
事衆務鱗集他人若不可措手師處之常有

餘裕既而應北諸侯之聘演教白霄門徒琳
宇燦然改一方之觀時譙郡玄元祖庭久廢
於兵僉以興復為難誠明真人念獨師可辦
尺書加幣改白霄之轅而南之居十餘年殿
堂廊廡合百餘楹彩碧一新郡上其事有詔
特加擁衛仍錫今宗師之號至元五年十二
月屢有光自頂出氤氳徹於空際一日語其
徒曰長春有闡風之召遂沐浴具衣冠而逝
壽八十有一嗚呼異哉師有才略幹局遇事
必成文章技術靡不兼善故計傳之日咸有
道林憔悴之嘆雖然此奚足以知師蓋大方
之家以心為死灰以形為槁木黜聰明去健
羨至於嗒焉隱几不知有已而後已師至人
也豈獨異夫是哉但真光內映心與天遊物
交於前一與之淵默一與之波流發於外者
不得不為賢智事業與人蚩蚩語其渺冥恍
惚之妙不可得而致詰特以土苴見稱耳觀
谷神子者能以此言求之庶乎其不繆矣一
日住持太清宮提點李志秘狀師生平用道
教提點劉公之命以紀述為請義不可讓遂

約其所說而書之至元九年春謹記

甘水仙源錄卷之四

甘水仙源錄卷之五

息五

爽門天樂道人李道謙集

玄門掌教宗師誠明真人道行碑銘

翰林學士著議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王翥撰

師姓張氏諱志敬字義卿燕京安次人幼清

臞骨骼嶮巖寡言笑不喜筆茹見道士輒懽

喜迎接聞讀道經則諦聽不忍去父母相謂

曰此兒其有方外之宿緣乎八歲送入長春

宮禮真常李真人為師給使左右朝夕未嘗

離真常本儒者喜文學而師性敏悟善誦習

工書翰又謹飭如成人故真常愛之特異怒

齊王先生以詩名當世而清高絕俗棲止道

宮真常命師從之學方丈西有堂曰萃玄側

有小樓積書萬卷人莫能到真常以鎖鑰付

師恣所覽覽師齋粟既異所以涵養成就之

者又有本源宜其所造超詣而不凡也甲寅

歲以師提點教門事後兩年真常示化易黃

之際眾以後事為請真常曰志敬在諸君何

慮焉哭臨既畢眾環師而拜內外翕然欽服

中統三年朝廷賜之制書其詞曰玄門掌教

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

問學淹該甫踰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

光前輩垂法後人可特賜號光先體道誠明

真人尚服新恩益堅素守至元二年聖旨就

長春宮建設金籙大醮三千六百分位行事

之日有群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

日天子嘉之賜師金冠雲羅法服一襲仍命

翰林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石嶽瀆廟貌罹

金季兵火之餘率多摧毀內府出元寶鈔十

萬緡付師雇工繕修師擇道門中廉潔有幹

局者量工役多寡給以錢幣使各任其事或

剋瓦礫而更造或補罅漏而增修凡再易寒

暑四嶽一瀆五廟完成盡還舊觀方將薨磨

貞石叙聖代尊崇祀典祗敬山川興壞起廢

之盛美而師忽感微疾以至元七年冬十一

月十有七日化享年五十有一京師士大夫

遠方道俗奉香火致真禮者填塞街陌累月

不已噫全真之教以識心見性為宗損己利

物為行不資參學不立文字自重陽王真人

至李真常凡三傳學者漸知讀書不以文字